

# 論列斯創造的 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

列昂節夫  
施濱作  
譯



北京書店印行



論列斯創造的  
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

列昂節夫 作  
施濱 譯

東北書店印行

1949

---

## 論列斯創造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

作者 列昂節夫  
譯者 施  
出版者 東北書店  
發行 東北書店印刷廠  
印刷者 東北書店印刷廠

---

總店 瀋陽市馬路灣  
分店 瀋陽、哈爾濱、長春、齊齊哈爾、吉林、牡丹江、佳木斯、安東、四平、錦州、承德、北安、五房店、大連。

---

1949. 4. 初版 長. 1—10 000.

# 目 錄

列寧和斯大林乃是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創始人·····	(一)
社會主義經濟法則底性質·····	(七)
蘇維埃國家對於經濟的作用·····	(一五)
準備採用社會主義生產方式的一些基本問題·····	(二一)
社會主義國民經濟制度的一些基本問題·····	(三三)

## 列寧和斯大林乃是 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創始人

科學共產主義的奠基者——馬克思和恩格斯，開天闢地第一次把政治經濟學變成了真正的科學；變成了研究人類社會各個歷史發展階段物質財富生產與分配法則的科學。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政治經濟學方面所作的這一轉變之偉大意義，在於他們揭露了資本主義制度底歷史過渡性質。同時，馬克思主義底奠基者又根據他們所創造的唯物辯證法，看出了他們的任務不在於擬定使社會實行共產主義改造的各種理想方案，如從事社會運動的很多先驅者所作的那樣，而在於發現當代實際存在的未來發展力量。馬克思和恩格斯是完成了這一任務的。他們於研究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之發展與滅亡的規律後，即指出了無產階級的歷史使命，就是充當資本主義的掘墓人與新的社會主義社會底創造者。由此，馬克思主義便科學地闡明了消滅資本主義並建立共產主義以代替它的無產階級革命之不可避免。

可是，馬克思和恩格斯並未能繼續活到社會主義革命時代。因此，他們對於資本主義被破壞後的社會實行社會主義改造問題的提法，便不能不帶有一般的抽象的性質。自然，他們也就無法建立社會主義底政治經濟學。在他們底著作中，凡是涉及這一問題的地方，都不超出關於未來社會主義經濟個別問題之天才預測的範圍。所以要想在馬、恩著作中去尋找現成的社會主義經濟學理論系統，那不僅

是愚蠢，而且是違背馬列主義精神的。

斯大林同志在十八次黨代表大會報告中，曾說：

「我們決不能要求那距今四十五到五十五年以前就已逝世的馬克思主義創始人，要他們預見在遙遠的將來，在每個國家中將要發生的一切和任何歷史曲折。如果要求馬克思主義底創始人爲我們製定好現成的答案，以解答五十年到一百年後在每個國家中可能發生的所有任何理論問題，而使我們——馬克思主義創始人的後代可以安然躺在火炕上，來咀嚼這些現成的答案，那就可笑之至了。」（見列寧主義問題六〇三頁——俄文版，後仿此）

因此，建立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這一任務，便落到了偉大的科學巨匠——列寧、斯大林身上。

當我國在布爾塞維克黨領導下，在人類歷史上破天荒第一次踏上了前所未見的，社會底社會主義改造道路時，蘇維埃國家與社會主義制度地創始人——列寧就總結了蘇維埃政權頭幾年的，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經驗。列寧以其天才的洞察力，按新方式提出了實現社會主義的許多根本問題，並預擬了解決社會主義建設各項重大問題的方法，給予黨以與社會主義敵人作鬭爭的強有力的理論武器。由此可知，在列寧底著作中，已奠下了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石。

把社會主義作爲一個業已建立起來、正實現其機能並正發展着的經濟制度，對它進行馬克思主義的分析，這一基本任務則是由斯大林同志完成的。他在其著作中，將那些根本改變了我國整個面貌，並使社會主義在蘇聯一切國民經濟部門內獲得勝利的，最偉大的改造工作之豐富經驗，作了科學的總結。對於社會主義生產方式及其特有的經濟法則與範疇，給予了馬克思主義的分析。現在，當蘇聯人

民正在完成其社會主義建設，並逐漸由社會主義過渡到高級階段——共產主義時，斯大林同志底著作，乃是他們在其偉大建設工作中的指路明星。

在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法之鞏固基礎上，由列寧、斯大林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乃是世界經濟科學最偉大的成就。正如社會主義是高出於資本主義的社會制度一樣，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也是科學發展中的高級階段。這一階段與以前各階段有着原則的、本質上的區別，因為與以前各種生產方式迥異的社會主義生產方式，並不是盲目發展的結果，而是人民大眾按照合乎預定目的的科學計劃，自覺地創造新式社會、經濟、國家生活的結果。

在資本主義制度條件下，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乃是無產階級為推翻資本主義壓迫而鬪爭的指南。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在『資本論』序言中曾寫道：『社會……如果它把握住了自身發展的自熱法則，……就可減少與減輕（新社會制度）誕生的痛苦。』

在社會主義革命勝利後，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則以實現巨大建設任務之方法與途徑的科學知識，以社會主義生產之經濟法則的知識，來武裝勝利的無產階級。這就是理論底偉大創造作用，這也就是列寧、斯大林著作底特點——理論與實踐結合的高級形式。

列寧和斯大林在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巨大實驗中，創造了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

遠在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前夕，列寧即在其一九一七年十月中旬所寫的，題為『重審黨的政綱』一文中，強調指出，在無產階級革命勝利並着手於社會底社會主義改造以後，羣衆創造性的經驗是具有重大意義的。他寫道：

「在採取了許多新的重要措施後，在銀行國有後，在實行工人監督後，很多事物就會看得更清楚些，經驗將告訴羣衆許多新東西，因為這將是千百萬人的經驗，將是自覺參加建設新的秩序的千百萬人的經驗。」

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法則與範疇，乃是在實踐中經過考驗的，千百萬人民底創造性經驗之總結。反過來，列寧和斯大林的總結與結論，又給予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以明確的目標，正確的方針，給予了解決重大創造任務底方法與途徑的科學知識，以及克服建設中所發生之各種困難的科學知識。所以，列寧與斯大林所創建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乃是促使我國發展的強大力量，乃是繼續爭取共產主義勝利的有力武器。

同時，列寧、斯大林所創建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也有助於我們了解過去各種生產方式，首先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底許多重要問題。

馬克思在揭露資本主義經濟現象之歷史過渡性質時，不僅屢次將它與前資本主義社會相比較，而且將它與未來的社會主義社會相比較。這只須舉出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二卷與第三卷中，關於社會主義時代節省勞動力與生產手段的意見就夠了。

現在，社會主義制度已不是一種假設，而是最偉大的歷史現實。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證實馬克思、恩格斯對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科學分析，乃是對於實踐的無可辯駁的界說。列寧和斯大林著作對於這些經驗所作之理論性總結，則會加深我們對於資本主義制度底各種關係本質的了解，和對於它的歷史過渡性質及其必然滅亡等問題的了解。



列寧、斯大林對於社會主義建設經驗所作之理論總結，以新的科學知識豐富了馬克思主義，明顯地揭露了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們關於資本主義關係『永恆性』，關於社會主義的『不可能實現』，關於小農經濟底『穩固』，關於經濟生活的『永久二元論』等等杜撰的全部荒謬絕倫。

在我國現實生活中，資本主義社會底許多現象，如危機、失業、生產的無政府狀態與無計劃性，資本家剝削勞動者，工人階級與農人大眾貧困等等，是被永久地消滅了。

蘇聯的社會主義建設，實際地證明了勞動人民——工人階級、農民及人民知識分子管理國家和指導社會生活各個方面的能力，不僅不需要剝削階級，而且還要反對它們。

蘇聯的社會主義建設，實際地證明了不僅工業（在這方面，資本主義大生產的發展，會使勞動社會化達到了很高的程度。）可以實行社會主義的改造，而且農業（這一部門，在資本主義社會是注定要落後的，而且在這部門，社會主義革命也要碰到小的與最小的個體農民經濟的海洋）也可以實行社會主義的改造。現時，農民還佔世界人口的多數，在落後的國度，在附屬國與殖民地諸國尤其如此。由此可見，蘇聯實行農業底社會主義改造之勝利經驗，對全人類是何等重要。而這種基於自願原則，聯合各農戶爲集體農莊的社會主義改造底經驗，業已總結在斯大林同志底著作中。

現在，當社會主義已被實際地提到許多國家底議事日程上的時候，列寧、斯大林所創建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對於全人類是有着不可估價的意義的。蘇聯底經驗正在鼓舞着全世界進步力量，去爲反對帝國主義與擺脫資本主義的奴役而鬭爭。這一經驗正以關於實現社會主義的途徑的知識，武裝各國人民大眾，並使他們了解社會主義是絕對優越於資本主義的。

## 社會主義經濟法則底性質

列寧、斯大林所創建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闡明了社會主義生產方式底經濟法則。這些法則，無論是按其內容，按其表現形式，或者按其實現方式來說，都與前此所有各種生產方式底經濟法則，有着根本的區別。

在那些褻瀆了馬克思主義，並曲解它以利於資產階級的第三國際「思想家」們中間，曾廣泛地流行着這樣的理論，說什麼在社會主義社會，一般地講，是沒有什麼經濟法則的。這一論點的信從者們武斷地說，只有那由不受人們意志與意識約束的盲目經濟法則所支配的資本主義經濟，才是政治經濟學底研究對象。德國社會民主黨最有名的理論家魯道夫·希爾費丁，與在蘇聯出版界曾活躍一時的孟塞維克——危害者魯濱等人均發展了這種觀點。不能擺脫半孟塞維克錯誤觀點的盧森堡，也持有這種根本反馬克思主義的觀點。而且她還特別武斷地說，無產階級底社會主義革命乃是政治經濟學底最後一章。

這句話，初聽起來是很動人的，甚至是很革命的，但實際上，它與馬克思主義却毫無相同之點。體現於這句話裏的概念，是從完全錯誤的命題出發的；這種命題就是說只有自發性的法則才能算作經濟法則。這就無怪乎資產階級底經濟學家要庇護這種觀點了。因為他們正是在把資本主義描寫為永恆的制度，而把建立在不同於資本主義的其它法則基礎上的社會，認為是不可想像的。正由於他們一心

想使資本主義的奴隸制度成爲永恆的制度，所以便產生了資產階級僕從們關於什麼經濟生活底永久元論，關於經濟現象底無理性等各種僞科學『理論』。

對馬克思主義者說來，只要社會存在，經濟法則也就存在，這乃是一條不言自明的真理。無論社會的形式如何，它總是循着一定的經濟法則發展的，而在這法則裏，則表現出一定的經濟必然性。否認這條起碼的真理，結果就只能走到最庸俗的唯意志論的道路上去。根據這種看法，社會主義經濟乃是某種暴力與偶然性的統治；而指導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國家政策，也是沒有任何客觀科學根據的了。可是實際上，蘇維埃國家和布爾塞維克黨正在根據唯一科學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領導我國經濟生活。在偉大的歷史搏鬥中經過考驗的這一理論，其力量就在於它開天闢地以來第一次找出了社會生存與發展的客觀法則。

任何經濟法則底基礎，都是該社會的一定的客觀必然性；隨着社會形式的不同，這種必然性的表現方式及其所產生的結果也不同。

恩格斯曾寫道：『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直至今日，他們即令是在一定的，有限的當時社會範圍內，也不是根據一個統一的總計劃，在共同意志的領導下去創造歷史的。他們的意願互相交錯着。因此，在所有這些社會裏，都有必然性統治着，偶然性乃是必然性的補充及其表現形式。這裏通過偶然性表現的必然性，歸根結底，仍舊是經濟上的必然性。』

在資本主義社會，這種以經濟法則形式表現出來的客觀必然性，有兩個最重要的特點。第一，這就是不受人們意志支配而自行開闢道路的首目活動法則；第二，這就是表現並鞏固社會少數人剝削多

數人的法則。

在社會主義國民經濟制度下，客觀必然性的活動則完全不同。因爲在那裏，人剝削人的制度與盲目的經濟法則之統治均已消滅。在蘇維埃社會中，客觀必然性，乃是一種自覺的，經過人們——共產主義建設者——底意志與意識而活動的必然性。

比如說，在任何社會制度下，社會勞動後備與生產手段都必須是這樣或那樣地在國民經濟各部門間實行分配的。生產的增長，必須是與消費的增長相聯的。在工業、農業、運輸業之間，在各生產部門之間，必須有一個一定的對比。換句話說，爲要使經濟發揮其機能，就必須對當時社會所有的手段進行這樣或那樣的分配。這就是社會再生產底客觀必然性。

在資本主義制度下，這種客觀必然性，是在價值法則與剩餘價值法則基礎上實現的；而價值法則與剩餘價值法則，則是經由競爭、市場波動、各資本家對利潤的追逐以及資本由此一生產部門轉投於彼一生產部門等活動而發揮其作用的。關於這些法則，馬克思說，它們的表現，正像那些僅存於無窮盡的衆多波動與偶然中間的，自然底暴力作用法則一樣，也正如當房子倒塌在某人頭上時所見的萬有引力定律一樣。

以探掘如同自然、歷史法則一樣運動着的經濟法則爲目的的科學——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學，自然需採用特殊的研究方法。在這個意義上，應當了解馬克思關於分析經濟形態的學說；這就是當分析經濟形態時，既不能用顯微鏡，也不能用化學試驗，而必須採用抽象的方法。

社會主義經濟法則的性質，則完全不同。在社會主義的國民經濟制度下，各部門間所必需的比

例，是以實行國民經濟計劃的方法達成的。國家的國民經濟計劃，對每種產品應當生產多少，事先都有規定。各部門間國民經濟基金及勞動力的分配方法，是以保證它們中間的正當比例為標準的。不讓各經濟部門發生破壞這種比例的不平衡現象，乃是蘇聯國民經濟最重要的任務。因此，客觀必然性，就如同經過人們意志與意識支配的預定目的一樣而實現着。

馬克思主義底創始者早已預見到這種情況。恩格斯會寫道，只有當社會實行了社會主義改造後，人們……將隨着他們對於社會關係之支配程度，而開天闢地第一次成為自然現象底真正的與自覺的主宰。那些迄今仍和君臨人們之上的自然法則一樣，與人們敵對着的社會底運動法則，那時也將被人們完全自覺地應用着；因而也是服從人們的支配的。直至今日，人們總把社會制度看作是超乎自然與歷史之上的一種天賜，但到那時，它即將成為人們自己的自由的事業了。而統治歷史的客觀外在力量，即將被置於人底監督之下。也只有在那時，人們才能開始完全自覺地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只有在那時，人們所引進運動中的社會因素，才能在巨大的日益增長的程度內，按照人們的意願而活動。這將是人類由必然性作主宰到自由為主宰的飛躍。」（見馬恩全集十四卷二八六——二八七頁。）

自由乃是已知的必然。充作社會主義社會經濟法則基礎的客觀必然性，是被社會自覺地意識到的，它正如社會所預定的一定目的一樣而運動着。根據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史的許多例證，可以研究出這種已知的，並被變為我們整個社會活動目的的客觀必然性，是怎樣表現着的。

我國社會主義工業化就是客觀的必然。斯大林同志於說明蘇聯工業化的必要時，指出這乃是整個國內外環境所決定的。必須把蘇聯從落後的農業國改造為具有先進技術裝備的工業國。不如此，社會

主義就不能勝利，我國也就會變爲異國侵略者底殖民地。這種客觀的經濟必然性，曾爲我黨及時地認識到，並將它作爲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綫的基礎。所以，工業化，乃是我國社會主義社會發展底法則。在我國發展底下一階段，農業集體化又成爲表現已知之必然性的法則了。現在，即完成社會主義社會建設並逐漸由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時期，我國發展底法則，就是解決下述基本經濟任務：即在經濟方面，亦即在按人口計算工業生產規模方面趕上並超過最發展的資本主義國家。

由此可知，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方法論，不能不和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方法論有着極其本質的區別。因爲這裏所談的，不是如何去認識像自然法則一樣運動着的盲目法則，而是去研究那些經過蘇維埃國家和布爾塞維克黨所組織與領導的，人民大眾有目的的自覺創造而運動的各項已知法則。

蘇聯勞動羣衆的主動創造性，是受着布爾塞維克黨的有力支持的；在他們的勞動創造過程中，正產生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底許多新範疇。這只要回憶一下在我國經濟中所產生的社會主義競賽、機器拖拉機站、集體農民勞動日等現象就夠了。

所以，研究構成蘇維埃制度之重要基礎的列寧、斯大林黨底政策，研究黨與國家底歷史文件，研究斯大林同志的演講，研究他用建設社會主義底方法與途徑的知識武裝蘇聯人民的指示等，對於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是有重大意義的。

社會主義底敵人，提出了這樣一些有害的理論，如說什麼蘇維埃國民經濟制度所根據的法則，也就是資本主義制度所遵循的法則。他們把資本主義法則描繪爲永久不變的什麼『鐵則』，並豫言說，任何違反這些法則的企圖，都會使經濟生活遭受危機與波動。

這些來自托洛茨基——布哈林陣營的，資本主義復辟者們底敵對論調，被斯大林同志領導下的我黨迎頭打垮了。

社會主義社會止根據其現有的各種條件與可能，實現着它所規定之目的。但這絕不是說，它只能適應現有的條件。一時鑽進我們計劃機關內的危害者和資本主義復辟者，即曾想把黨和蘇維埃國家推上這條道路。比如他們曾大聲喧嘩，說如果蘇維埃國家破壞了恢復期末所造成的工業與農業間的對比，那末，我國即將發生危機。

這乃是以偽科學的理由而爲資本主義復辟事業服務的企圖。我黨決不以保守沙俄時代遺留下來的工業與農業間的對比，作爲自己的目的。這種比例，乃是農業落後而工業發展又很弱的國家之特點。何況歷史發展極有權威地提到我們面前的任務，一如斯大林同志所屢次闡述者，乃是建立強大的社會主義工業和先進的大規模的社會主義農業。因此，不僅不應當保守國民經濟中的現存比例，而且相反，應當根據既定目標去改變它們。這種任務，只有以最先進、最進步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武裝起來的共產黨所領導的蘇維埃國家，才能够解決。

由此可知，由於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結果，在人類歷史上第一次根本改變了社會經濟發展法則的性質、內容及其運動方式。它們已不是自流地實現其作用的法則，而是被蘇維埃國家在社會主義建設實踐中自覺地應用着與利用着的法則了。這種實踐，開動了以前各種生產方式所未有的，完全新的社會主義社會發展動力。這種動力首先就是在共產黨領導下建設新生活的千百萬勞動人民底勞動熱情與主動性。

列寧和斯大林曾不止一次地強調人民大眾在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的特殊作用，強調人民大眾勞動積極性、主動性及創造力的意義，認為所有這些，就是使蘇維埃社會制度與國家制度成爲不可被戰勝的根源，就是其力量底主要源泉。

還在蘇維埃政權建立初期，列寧即指出：「歷史活動的範圍愈廣大，參加這一活動的人也就愈多，反過來說，我們想進行的改造愈深刻，我們就愈需要更加提高千百萬新的人民對這一事業的興趣及其自覺態度，愈需要更多地向他們說明這一工作之必要性。」

斯大林同志說：

「埋頭於建設工廠、工場、鑛坑、鐵路、集體農莊與蘇維埃農莊，創造所有的生活財富，供給世界衣食的工人、農民，他們才是新生活底創造者，才是真正的英雄。」

同時，斯大林同志曾堅決地揭露了社會主義建設的自流論，這種理論會是社會主義敵人的護身符。他指出，與自流發展的資本主義迥異，社會主義的生產關係及其經濟形式，乃是蘇維埃國家根據全體勞動人民的利益，根據掙脫了資本主義剝削鎖鏈的整個社會利益培植起來的。斯大林同志所揭示的這些發展動力，如蘇維埃的愛國主義，蘇維埃社會底政治、精神的統一，蘇聯各族底民族友誼等，只有在上述條件下，才可能發生與獲得巨大意義。不用說，這些社會發展動力，在其它任何制度下都是沒有過而且也不可能有的。

在第一個五年計劃總結報告中，斯大林同志於提及什麼是保證我們獲得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勝利，保證於四年內勝利完成五年計劃的基本力量問題時，他的回答如下：



『首先這就是千百萬工人和集體農民的積極性、自我犧牲精神、熱忱與主動性，他們同工程師、技師們一起，發揮了極其巨大的力量以開展社會主義競賽和突擊運動。無庸置疑，沒有這種情況，我們就不可能達到目的，就不能前進一步。』

其次，這就是黨與政府的堅強領導；它們號召羣衆前進並克服到達目的地路上的一切困難。

最後，這就是蘇維埃經濟制度所特有的長處及其優越性；它本身即含有克服一切困難所必需的巨量潛力。』（見列寧主義問題三九六頁）

創建社會主義的人民大眾之自覺創造活動，乃是受着布爾塞維克黨的鼓舞，並在布爾塞維克黨的組織下進行的。從這裏就可看出，在充滿於由資本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整個時代的偉大歷史改造中，列寧、斯大林黨底卓越作用。

在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二十六週年報告中，斯大林同志說：

『無論在和平時期，抑或戰爭時期，蘇聯人民底領導者與指導者，都是列寧底黨——布爾塞維克黨。無論過去和現在，都沒有有一個黨像我們布爾塞維克黨一樣，在人民大眾中享有這樣的威信。顯然這是因爲在布爾塞維克黨領導下，我國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已爭得了自由並建設了社會主義社會。而在衛國戰爭時期，黨在我們面前又成了反對法西斯侵略者的全民鬪爭之鼓舞者與組織者。黨底組織工作將蘇聯人民底一切努力聯結在一起，用於一個共同目的，使所有人力、物力都貢獻於粉碎敵人的事業。戰爭時期，黨與人民更加親密了，黨與廣大勞動羣衆更密切地結合起來了。』（見論蘇聯偉大衛國戰爭一書一〇五——一〇六頁）

## 蘇維埃國家對於經濟的作用

列寧和斯大林科學地研究了蘇維埃國家的作用問題，認為國家是社會主義建設全部進程的自覺領導機關。

列寧和斯大林發展了馬克思關於由資本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時期的國家的學說，指出蘇維埃國家乃是新型國家，它起着與任何他種國家原則上不同的作用。

恩格斯在論及資本主義國家時寫道，國家政權對於經濟生活進程的影響有三種。『它可以順應經濟發展方向而活動，那末事件進展就較快；它可以阻礙經濟發展，那末有如現在，每個大國的國家政權，經過相當時間，即行破產；或者它可以阻止經濟向一定方向發展，而將它推回另外方向前進。這種情況，其結果，終歸是上述二者中之一。』（見馬恩全集二十八卷二五八頁）

在建築於人剝削人基礎上的社會中，根據恩格斯的名言，國家『只是生產統治者階級底經濟需要之一種集中表現形式。』

這種性質的國家，乃是鎮壓勞動人民和被剝削者大眾的機構，是剝削階級的統治機構。因此，在任何剝削制度下，都存在着一種極明顯的矛盾，即國家政權在形式上總要求代表整個社會的利益，而實際上，它却起着社會少數人統治社會多數人的工具作用。在經濟領域內，這一矛盾的表現，就是在

國家至上的形式下，實際的經濟力量操在社會剝削階級上層之手。關於這點，恩格斯寫道：「至少在最新近的歷史中，國家、政治秩序乃是從屬的，而公民社會，經濟關係的統治則是決定的因素。」

斯大林在其與威爾斯的談話中曾說：「不應忘記，資本主義世界中的國家作用，乃是國防組織機構，維持「秩序」的組織，徵稅機構。至於經濟本身，則很少與資本主義國家有關，因為經濟並不操在國家手中。相反，國家却是操在資本主義經濟手中的。」

這一矛盾，在現時代表現得特別尖銳。這只須回憶一下在美、英以及其它資本主義國家內，關於國家干涉經濟生活的形式與方法，國家管制等問題，曾展開了如何的鬭爭，即可了解。

社會主義革命解決了這一矛盾。蘇維埃國家自其建立之日起，即是前所未有的新型國家。

這一國家乃是偉大的組織力量與改革力量，是經濟發展的基本指導力量。它之所以具有這種作用，是由下面三種情況必然產生的。

首先，因社會主義革命而產生的國家，它在人類歷史上第一次是社會絕大多數的代表（於剝削階級被消滅後，則是整個社會全體人民的代表），而以前各種形式的國家，則無論過去或現在都只是為數甚微的少數剝削者壓迫社會大多數人的機構。

其次，在廢除生產手段私有制而代以社會主義的社會公有制之後，國家遂成了生產手段的所有者，因而也是經濟生活的全權主宰，這就必然產生了它對經濟發展全部進程的決定作用。

最後，由於根據社會已知的經濟必然性，以社會關係底自覺創造代替了盲目的經濟法則，國家遂成爲社會意識與意志的體現者。

爲了爲世界最先進的政治制度奠定最先進的社會主義經濟基礎，我國工人階級利用了國家底經濟與政治力量。在這種具體形式下，作爲經濟發展的主要力量與指導力量的蘇維埃國家之組織作用及其權力，就特別明顯地表現了出來。蘇維埃國家實現了巨大的改建工作，因而使我國完成了由經濟落後到達經濟發展底更高水平之革命飛躍，並將它變爲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

蘇維埃國家所以能勝利解決如此巨大的改建任務，是因為它啓發了千百萬勞動羣衆底創造力與勞動英雄主義的無盡源泉，是因為它遵循馬克思——列寧主義不朽的學說之指導，因為它是爲天才的斯大林勝利科學武裝起來的。

蘇維埃國家底改建工作使社會主義生產關係在蘇聯整個經濟中獲得了勝利。

恩格斯從前曾預言地指出，生產手段之轉爲社會公有，乃是國家成爲整個社會真正代表的第一個步驟。蘇聯實行財產公有的第一步，就是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所實行的沒收地主、資本家的財產。

兩種形式（國有——全民所有——與集體農莊合作社所有）的生產手段之社會公有制，乃是蘇維埃制度的基礎，社會主義生產關係的基礎。而在國民經濟中有決定意義，佔統治地位並起主導作用的，則是國營經濟，這是全民底財產，是以社會主義國家爲其代表的全體人民所有。在蘇維埃國家手中集中了一切最重要的生產手段：如土地及所屬森林、地下寶藏；工廠、鑛山，所有各種運輸器材及交通工具，城市及工業區房產、蘇維埃農莊及機器拖拉機站。

由此可知，蘇維埃國家掌握着國家底整個國民經濟。它正完成着巨大的，囊括整個社會生活的經濟組織工作。這只須列舉蘇維埃國家底幾種重要經濟活動就夠了。如按照國民經濟計劃，聯定在何種

企業中，應於何種時期內，用何種費用及何種方式、方法來生產何種東西；給各基本建設分配器材，決定何種部門應當以何種速度發展，並在多大範圍內發展；每年在國民經濟各部門內建設新的企業，擴充新的城市，開鑿河渠與鋪設道路，在廣袤無邊的我國遙遠邊疆區發展巨大運輸工作；擁有必需的經濟行政機構以管理整個國民經濟及各個國營企業，指定自己的全權代表以領導國民經濟各部門及各企業；確定工資政策，組織國內商品流通並直接管理巨大的貿易網和採購網與規定特價；執行財政與信貸政策，實行各部門間國民收入的再分配，確定資本積累與直接消費的比例……等。

總而言之，沒有那一個國民經濟活動部門，是不受蘇聯經濟生活的主要力量與領導力量——蘇維埃國家之指導的。

關於由資本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時期的蘇維埃國家底作用問題，乃是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最基本的問題之一。斯大林同志於總結歷史發展底實際經驗，指出蘇維埃國家與資本主義國家收權的原則區別後，說明了蘇維埃國家在其各個發展階段的作用。

在十八次黨代表大會報告中，斯大林同志對於社會主義國家底理論給予了詳盡的分析。他指出，蘇維埃國家自其建立之日起，已經歷了兩個主要的發展階段。

第一個階段，包括由十月革命到完全消滅剝削階級的時期。在此時期內，蘇維埃國家底基本任務，就是鎮壓已被推翻的階級之反抗，組織國防以禦國外敵人，恢復國民經濟，準備消滅資本主義成份的條件。根據這些任務，蘇維埃國家在此時期完成了兩個主要的職能：第一，鎮壓國內已被推翻的階級之反抗，第二，抵禦國外敵人的進攻。此外，蘇維埃國家還有第三個職能，這就是蘇維埃國家各

機關底組織經濟工作與文化教育教育工作。其目的在於發展新的社會主義經濟萌芽，並以社會主義的精神教育勞動人民。但在第一個時期，如斯大林同志所指出者，這一職能並未獲得重大發展。

社會主義發展底第二個階段，開始於消滅城鄉資本主義成分之後。在此時期，擺在社會主義國家面前的基本任務，是組織社會主義經濟，消滅資本主義成分最後殘餘，進行文化革命，鞏固國家軍事力量以抵禦任何可能的國外敵人。根據此等基本任務，如斯大林同志所指出者，社會主義國家的職能已改變了。它的職能已不是鎮壓蘇維埃國家內部的剝削者，而是保衛社會主義的財產。武力保護國家以防國外敵人進攻的職能，自然仍完全保存着。此外，蘇維埃國家機關組織經濟與文化教育工作的職能，則不僅仍然保存，而且得到了充分的發展。

『現在，我們的國家在國內的基本任務——就是進行和平的經濟組織工作和文化教育工作。至於軍隊、懲罰機關和偵察機關，則其鋒芒已不是向着國內，而是向着國外去對付外部敵人。』（列寧主義問題）

社會主義國家在我國經濟生活中的偉大創造作用，已顯明地體現在斯大林憲法中。蘇聯憲法與一切資本主義國家憲法間最深刻的原則區別之一，就在於其中簡明扼要地，「幾乎是紀錄體地」（斯大林語）規定了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底各項堅不可移的原則：生產工具與生產手段的兩種形式的社會主義公有，國家的國民經濟計劃，社會主義的分配原則，勞動權，休息權，受教育權等。

在資本主義國家憲法中，則只能見到資本主義生產底總前提——生產手段私有制。顯而易見，各資本主義國家的統治集團，是完全不喜歡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底這些原則，如剝奪絕大多數人民底生

產手段所有權，資本家剝削勞動者，失業的無可避免，經濟危機，農民大眾的破產等等公開寫進憲法裏去的。

蘇維埃國家底經濟力量及其全民性質，實際地保證着公民底各次民主權利，其中重要者有，勞動權、受教育權、年老與喪失勞動力者的生活保證權等。斯大林同志在關於蘇聯憲法草案的報告中，強調指出這一草案的特點，在於「它不以規定公民底形式權利爲限，而注重於保障這些權利的問題，實現這些權利的物質條件問題。」與資本主義憲法不同，蘇聯憲法「不是簡單地宣佈公民權利平等，而是還用立法手續把剝削制度已被消滅的事實鞏固起來，把一切公民已擺脫剝削的事實固定起來以保障公民權利平等。」「它不是簡單宣佈勞動權，而是還用立法手續把在蘇維埃社會沒有失業危機的事實，把失業現象已被消滅的事實固定起來，以保證勞動權。」「它不簡單宣佈民主自由，而是還按立法手續，用一切物質條件來保證這些自由。」（見列寧主義問題）

# 準備採用社會主義生產方式的 一些基本問題

列寧、斯大林所創建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解決了兩大類問題。一類問題包括社會主義生產方式之巨大歷史準備過程。另一類則是以業已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國民經濟制度爲其研究對象。

列寧、斯大林研究並科學地闡明了實現社會主義的途徑與方法，以及社會實行社會主義改造的規律。

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底基石，乃是由列寧所創始而由斯大林所完成的關於一國內建設社會主義的理論，以後斯大林同志又引伸這一理論，斷定在資本主義包圍下一國內建設共產主義高級階段的可能。在新的時代——帝國主義時代——，在新的歷史情況下，列寧得出了這樣的結論，即舊的，關於社會主義在所有或者大多數資本主義國家內同時勝利的論點，必須以新的關於社會主義不可能在所有國家內同時勝利，而可能在單獨一個資本主義國家內取得勝利的論點代替它。

這一論點，對於那些死抱着社會主義不可能在單獨一國取得勝利的舊公式，從而作出關於社會主義革命一般是不可能的結論的第二國際機會主義者和托洛茨基、布哈林輩資本主義復辟者們的叛變性「理論」攻擊得體無完膚。列寧這一論點爲各個國家工人階級打開了革命的遠景，鼓舞着無產階級走向爭取社會主義革命勝利的鬥爭。



列寧關於社會主義可能在一國內勝利的學說，對於由資本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條件與手段的一切問題，給予了新的提法。還在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前，列寧即預見到，無產階級當其掌握政權後，是能够在資本主義包圍條件下建設社會主義社會的。一九一五年，列寧於作出社會主義可能在一國取得勝利的結論後，寫道：

「勝利後的該國無產階級，於沒收了資本家的財產，組織了自己的社會主義生產後，勢必起而反對殘存的資本主義世界，而將他國被壓迫階級吸引到自己方面來。……」（見列寧全集十八卷）

一九一七年八月三日，斯大林同志在我黨六次代表大會上曾預言說：『不是沒有這種可能的，即鋪平走向社會主義之路的國家，正是俄國。……應當拋棄那種只有歐洲才能爲我們指引道路的陳舊論調。有教條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者，有創造性的馬克思主義者。而我是站在後一種立場上的。』（見斯大林選集第三卷）

列寧、斯大林關於社會主義可能在單獨一個資本主義國家內首先獲勝並建設起來的學說，乃是生產的創造性的真正馬克思主義底範例，乃是能够發展，並根據歷史情況之變化而發展着的馬克思主義之範例。可以毫無誇大地說，在二十世紀社會科學領域內，這一偉大發明，就其理論意義與實際意義講，與十九世紀社會科學領域內的偉大發明，與馬克思、恩格斯所發明的唯物史觀和剩餘價值學說有同等的意義。

當我們讀到斯大林描述這一科學發明經過情形的各行名言時，是不能不令人興奮的。

『請回憶下一九一七年，當時，列寧根據其對於俄國社會發展的科學分析，根據其對於國際情

況之科學分析，達到了這樣的結論，即俄國社會主義底勝利，乃是目前情況的唯一出路。這對於當時很多科學家都是一個極其出乎意外的結論。當時傑出的科學家之一——普列漢諾夫曾鄙視地談到列寧，說列寧是在作「夢囈」。其他一些不太有名的科學家，則說「列寧發瘋了」，說應當把他送到遼遠的地方去囚禁起來。當時所有的各種科學家，像反對一個違反科學的人一樣來反對列寧。但列寧並不怕逆流而行，並不怕與停滯現象為敵。列寧終於勝利了。

這就是大膽與陳舊的科學作開傘而為新科學鋪路的科學偉人的榜樣。」

無怪蘇維埃政權最兇惡的敵人——帝國主義代理人托洛茨基、布哈林輩——要用自己的毒箭來反對列寧關於社會主義在我國勝利的學說了。但斯大林同志則從一切敵人的攻擊下保衛了這一學說，揭露並粉碎了列寧主義底敵人和蘇維埃人民的敵人。

列寧、斯大林關於社會主義可能在一國勝利的理論，按新方法提出了社會主義革命的各項根本問題。它成了規模空前的革命行動——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指導者。在蘇聯社會主義建設中，它又是最偉大的改造工作——蘇聯社會主義建設中的指路明星。這一理論及其在我國的實踐已新穎地提出了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底各項基本問題。現在的問題已不在於抽象地、一般地研究這些問題，而是要根據在資本主義包圍下已建設了社會主義的我國具體情況，對這些問題給以理論地闡明。

現在，列寧、斯大林關於社會主義可能在個別資本主義國家內取得勝利的學說，對於那些正在走上或將要走上社會底社會主義改造道路的各民族，乃是照明道路的燈塔。這一理論，也是理解那些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走上為社會主義準備條件的新民主主義軌道的各國特殊情況的鑰匙。

馬克思、恩格斯早已預見到這種充滿於整個歷史階段的，由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的革命過渡時期之必要。

『在資本主義社會與共產主義社會之間，——馬克思寫道——有一個由前者進入後者的革命轉變時期。與之適應的還有一個政治過渡時期，這時期的國家政權，只能是革命的無產階級專政，而不能是其它。』

『不僅是爲着改變現存關係，而且爲着改變自己，使能實行政治統治，你們——馬克思告訴工人們說——應當經過十五年，二十年，甚至五十年的國內戰爭與國際戰爭。』

馬克思和恩格斯既堅決地斥責了立即『實行』社會主義的無政府主義妄言，也堅決斥責了資本主義『和平生長』爲社會主義的機會主義宣傳。

第二國際機會主義者們，完全忘記了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學說。甚至否認無產階級革命與資產階級革命的根本區別，他們硬說社會主義將在資本主義社會範圍內自然成長起來，正如資本主義會是在封建制度範圍內自然成長起來的一樣。

因此，其中一部份人遂作出了背叛性的結論，說資本主義會『和平生長』爲社會主義，托拉斯和銀行巨擘會自己逐漸實行『社會化』。比如一九一四年後，考茨基就公開地說，馬克思講無產階級專政是不對的。他說，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間確有一個過渡時期，但這時期的國家政權只能是聯合政府（即有社會改良派參加的資產階級政府）而不是其它。

另外一部份人，爲了轉移視線，也喋喋不休地談論『革命』，但他們所說的革命，不過是掉換幾

個大銀行經理以便馬上得到現成的社會主義而已。

列寧和斯大林，布爾塞維克黨，不僅完全恢復了馬克思、恩格斯關於由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的過渡期性質的原則，並且根據已經變化了的無產階級階級鬥爭條件向前發展了這個總原則。

對蘇聯社會主義建設底豐富經驗之總結，使列寧、斯大林能夠創造出關於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的過渡，關於建設社會主義社會的精闢完整的學說。

「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的過渡——斯大林同志寫道——不應看作是頒發若干「極其革命的」法令，張貼若干「極其革命的」佈告的，轉瞬即逝的短時期，而應看作是充滿了國內戰爭與國際衝突的，充滿了完強的組織工作與經濟建設，進攻和退却，勝利和挫敗的整個歷史時代。這個歷史時代之所以必需，不僅是爲着便於創造社會主義完全勝利之經濟與文化前提，而且也爲着使無產階級有可能，第一，教育和鍛鍊自己，使能管理國家；第二，朝着保證社會主義生產組織的方向重新教育和改造小資產階層。」

列寧、斯大林所創建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指出了由勞動統治代替資本統治的現實道路，指示了消滅人剝削人的制度與消滅剝削階級的道路。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這一偉大目標，正經由反對剝削階級及其殘餘的尖銳而不調和的鬥爭實現着。這是一場生死的決鬥。這一鬥爭正按照列寧的看「誰戰勝誰」的公式開展着。

「無產階級專政，——列寧寫道——乃是反對舊社會勢力及其傳統的頑強鬥爭，其中包括流血的、不流血的，暴力的及和平的，軍事的和經濟的，教育的和行政的各種鬥爭。」

進行這一頑強的階級鬭爭的武器之一，就是列寧所製定的新經濟政策，這一政策的目的，就是以社會主義去反對資本主義，並使社會主義在這一鬭爭中取得勝利。新經濟政策，乃是無產階級專政用以徹底消滅人剝削人的制度與建設社會主義的，唯一正確的政策。列寧關於這一政策的學說，被斯大林同志全面發揮了。他對於新經濟政策會下過這樣典範的定義：

『新經濟政策乃是無產階級國家底特殊政策，其目的是要在無產階級國家握有領導權的條件下允許資本主義成分存在，讓資本主義成分與社會主義成分進行鬭爭，抑制資本主義成分以提高社會主義成分的作用，從而使社會主義成分戰勝資本主義成分，消滅階級，奠下社會主義經濟的基礎。』

社會主義革命，在一個背負着長期落後的重担，在技術經濟方面，遠較高度發展的各資本主義國家爲低的國度內，第一次取得了勝利。因此，爲要使社會主義生產方式獲勝，就必需擺脫我國技術、經濟方面的落後性。同時，消滅這一落後性的任務，除了實行整個國民經濟之社會主義改造外，是不能經由其他道路完成的。而且，如衆所週知，過去俄國也沒有那一個統治階級能够消滅國家底落後性。所以，社會發展的規律，決定我們，要將消滅我國長期落後的任務與在我國建設社會主義社會的任務結合起來，同時並行。

遠在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前夕，列寧即強調地說，決定我國生死的問題，就是不僅要在政治方面，而且要在技術、經濟方面趕上並超過最發展的資本主義國家，或者是滅亡，或者是迅速走上社會主義，此外，俄羅斯是不能有其他道路的。而當蘇維埃政權取得勝利後，列寧便立即指出，如要奠定社會主義經濟底基礎，必需卸脫經濟落後的重担，建立巨大的社會主義工業，以作爲社會主義的基

礎。

依據列寧底指示，總結了社會主義建設的實際經驗，斯大林同志乃科學地闡發了我國社會主義工業化的理論，並在各個階級中領導了這一理論的實踐。

斯大林同志於指出蘇維埃的工業化方法與資本主義的工業化方法在其前提條件、方向、速度、資金來源與後果之根本區別後，遂全面地論述了蘇維埃工業化方法的各項特點。

斯大林同志指出，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實質，不在於工業的簡單增長，而在於發展重工業，首先是發展重工業的基礎——機械製造業。當揭穿那些宣傳所謂細紗工業化的敵人之陰謀時，斯大林同志指出，只有加強重工業和本國機械製造業的發展，才能創造社會主義底物質基礎和保證蘇維埃國家的經濟獨立而不受資本主義包圍的影響。

斯大林同志又研究了我國社會主義工業化的資金來源問題，指出資本主義實行其工業化時，曾是依靠於掠奪殖民地，戰費賠償，奴役條件的貸款及無情榨取勞動羣衆，但社會主義的工業化，則是依靠於生產手段之社會公有，工農勞動所創造的財富之積累與節儉。斯大林同志還指出了，由於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沒收了地主、資本家的財產，消滅了土地、工業、銀行等的私有並轉爲公有等而產生的，新的資金積累源泉。社會主義工業化，與勞動羣衆物質生活的不斷改善是分不開的。

斯大林同志還闡明了加速蘇聯工業化速度之必要性。這一必要性是由蘇聯實行社會主義建設時的一切國內外條件決定的。在資本主義包圍的條件下，技術、經濟的落後，乃是致命的威脅。斯大林同志曾極力強調說：『我們較先進諸國落後五十年乃至一百年。我們必須在十年內跑過這段距離。或者是

我們作到這點，或者是我們就會被人打翻。」而且國內情況也迫切要求高速度地實行工業化。當小農生產在農業中還佔據優勢時，那末，在我國就為資本主義留下了遠較社會主義為鞏固的經濟基礎。蘇維埃政權是不能永遠建築在兩個各不相同的——一個是巨大的聯合起來的社會主義工業，而另一個却是極落後的小商品生產的農業——基礎上的。擺脫這種情況的出路，就是迅速實行蘇聯底工業化，因為這乃是農業實行社會主義根本改造的前提。

斯大林對於我黨在國家社會主義工業化總路綫中所規定的各項經濟建設具體任務曾給予了科學的說明。這些任務就是為提高勞動生產率，減低成本，掌握技術而鬭爭，為執行勞動紀律，培養幹部，厲行節約制度而鬭爭等。

一九一三年，就工業生產規模講，還只是佔世界第五位與歐洲第四位的我國，由於實行了社會主義工業化，現已鞏固地居於歐洲第一位與世界第二位了。

社會主義工業化，既將我國由貧困落後的農業——工業國家變成了先進的工業強國，從而就根本改變了工業和農業之間的對比。大工業與農業總產量的對比，一九一三年是百分之四十二點一比百分之五十七點九，而一九三七年，則是百分之七十七點四比百分之二十二點六。在大工業總產量中，生產手段的生產比例於一九一三年佔百分之四十二點九，而一九三六年則佔百分之六十點八了。

蘇聯社會主義工業化，為農業底社會主義改造創造了必要的技術基礎，列寧認為這乃是工人階級贏得國家政權後的一個最困難同時也是最主要的任務。

按照斯大林同志經典式的定義來說，列寧曾「發現了經過合作社逐漸將基本農民羣眾引上社會主

義建設軌道的具體步驟，而合作社乃是掌握在無產階級專政手中的，用以改造小農經濟和以社會主義精神重新教育基本農民羣衆的偉大武器。」（見第十版列寧主義問題俄文版一七一頁）

根據列寧底合作社計劃，又總結了羣衆創造底豐富實際經驗，斯大林同志乃科學地、詳盡地闡發了農業集體化的理論並領導了這一理論實踐。

斯大林同志於研究了吸引農民羣衆進入社會主義的方法後，指出了集體化的條件及其前程。他說集體農莊的意義，即在於它是農村實行社會主義改造的組織形式。他指出，在社會主義發展各個階段中，集體農莊建設的基本與主要環節即是農業組合，因為這是最正確、最接近農民而最爲農民所理解的一種形式，它能够將集體農莊個人利益與公共利益結合起來。斯大林同志於說明必需爭取在經濟上組織上鞏固集體農莊，以作爲使集體農莊生活富裕的基本辦法後，遂爲我們打開了發展集體農莊組合的遠景。

斯大林同志指出機器拖拉機站的作用，乃是蘇維埃國家在農業底社會主義改造，在給農民以幫助與根據社會主義底利益領導農村的事業中的支撐點。

斯大林同志對於由限制與排擠富農的政策到黨的新政策——即在全盤集體化基礎上消滅富農之爲階級的政策——之轉變，給予了科學的說明。實現了這一任務，就在我國完成了消滅剝削階級的工作。

集體化曾摧毀了資本主義底滋生地，結束了農民的分化過程並堵死了富農經濟復活的道路。

『這是一個最深刻的革命大變革，是從社會底舊狀態到新狀態的飛躍，按其結果來說，它與一九



一七年十月革命大變革有着同等意義。

這一革命的特徵，在於它是由上面，由國家政權發動，並受到下面與富農奴役作鬥爭，爭取自由的集體農莊生活的千百萬農民羣衆的直接支持而進行的。

這一革命，一舉而解決了社會主義建設中的三個根本問題：

一、它消滅了資本主義復辟的支柱——我國人數最多的剝削階級，即富農階級；

二、它把我國人數最多的勞動階級，即農民階級由產生資本主義的個體經濟的道路引向公共的、集體農莊的社會主義經濟的道路；

三、它爲蘇維埃政權在最廣大，最必需却最落後的國民經濟部門，即在農業部門內奠定了社會主義的基礎。

於是，就在國內消滅了資本主義復辟的最後根源，而同時，並創造了建設社會主義國民經濟所必需的，新的有決定意義的條件。」（見聯共黨史第十二章第二節。）

斯大林同志也說明了集體化對於農業、工業和我國整個國民經濟的經濟後果。他指出，由於實行了集體化，消滅了農村貧困的原因，使所有集體農莊莊員走上了富裕及文明的生活道路，結果，許多國民經濟問題，都有了新的提法。這只須舉出農業商品出產量、工業勞動力的補充來源與方法等問題即是說明。

巨大的社會主義農業，擁有高度的商品生產率。如戰前俄國穀物商品僅佔全部穀物生產的百分之二十六，而蘇聯集體農莊與國營農莊的穀物商品生產量則已達百分之四十以上。換句話說，巨大社會

主義農業的穀物生產，幾為沙俄時代穀物生產的二倍，約為集體農莊制勝利前小農個體經濟穀物生產的四倍。由於蘇維埃農莊與集體農莊的農業生產擁有高度的商品生產率，遂使蘇聯農業於一九三八年較戰前多生產了十億普特的穀物。正是由於集體農莊與蘇維埃農莊的這一特點，『我國才得以這樣輕易而迅速地解決了穀物問題，解決了為我們這個龐大的國家充分供給商品穀物的問題』（見列寧主義問題俄文版五四三頁）。

斯大林同志曾指出了集體化對於消滅城市與鄉村對立的意義。因為集體農莊制度的勝利已使農業與工業成爲同一類型的東西，而農業勞動也日益變爲不同形式的工業勞動。

斯大林同志在十七次黨代表大會上曾說道：

『城鄉間的對立性正日益消滅，城市在農民心目中已不是剝削他們的中心了。城鄉間經濟上、文化上結合的綫索日益堅固起來了。現在，鄉村經常同城市及其工業方面得到種種幫助；拖拉機、農業機器、汽車、人材和經費等等。而且鄉村本身現在也有了自已的工業，如機器拖拉機站，修理場，集體農莊中的各種製造場，小型電站等等。城鄉間文化程度懸殊的深淵也日益填平了。』（列寧主義問題俄文版四五八頁）

由於實行農業集體化的結果，二十五萬個集體農莊代替了二千五百萬以小農與最小農佔優勢的個體經營的農戶。蘇聯已成爲具有最大、最先進的機械化農業的國家了。在一九四〇年，在蘇聯田野上工作的拖拉機有五十二萬三千架，康拜因機有十八萬二千架。第二個五年計劃之初，蘇聯拖拉機總數，超過了歐洲一切資本主義國家中拖拉機的總和。一九四一年初，蘇聯又有七千零二十處機器拖拉

機站。它們爲集體農莊完成了全部耕地工作的百分之八十二，播種工作的百分之五十二，收穫工作的百分之三十四。農業的機械化，在巨大程度上提高了勞動生產率。只須舉出下面數例即是說明。如用犁耕一海克脫的地，需用兩三個牛工。而拖拉機在一天之內即可耕十到十五海克脫的地。爲培植一丁納穀物所需的體力勞動，一九四〇年已比一九三三年減少一倍。

農村中新的生產力與新的生產關係，保證了農業空前飛快的增長。穀物生產由一九一三年的四十八億普特增至一九三七年的七十三億四千萬普特；原棉生產於同時期則由四千四百萬普特增至一億五千七百萬普特，麻纖維由一千九百萬普特增至三千一百萬普特，大蘿蔔由六億五千四百萬普特增至十三億一千一百萬普特，榨油類作物，則由一億二千九百萬普特增至三億普特。

由於在蘇聯建立了社會主義社會，遂順利地解決了我國過渡期間的兩個基本矛盾！

第一，這就是最先進的蘇維埃政權與作爲社會主義及蘇維埃政權之根本基礎的工業技術水平底落後之間的矛盾。這一矛盾，由於蘇聯實行了社會主義工業化而被勝利地解決了。

第二，這就是巨大的聯合起來了的社會主義工業與最分散的，落後的小商品農業經濟之間的矛盾。這一矛盾，由於蘇聯實行了農業集體化，因而也被順利地解決了。

# 社會主義國民經濟制度的一些

## 基本問題

斯大林同志對於社會主義生產方式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之間的根本區別，及其對後者的決定優越性所作之科學分析，乃是對馬列主義社會科學的巨大貢獻。社會主義底這些優越性，證明了社會主義的國民經濟制度，乃是過去一切經濟制度中最進步的制度。

馬克思早已指出，社會經濟形態，是按其勞動力與生產手段的結合方式來區分的。直接生產者對於生產工具和生產手段之這樣或那樣的關係，這就是區別這一社會經濟形態與另一形態的標準。所有社會主義以前的三種生產方式——奴隸的，封建的與資本主義的——都是建築在人剝削人的基礎上，從而也是建築在階級衝突的基礎上的，其特徵是生產手段操於剝削階級之手。

斯大林同志在其『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的經典式著作中指出，如果說生產力底狀況所回答的，是人們用怎樣的工具生產他們所必需的物質資料的問題，那麼生產關係底狀況所回答的，則是另外一個問題，即生產手段（土地、森林、水利、鑛藏、物資原料，生產工具，生產建築物，交通工具等等）歸誰所有，由誰來支配——是由全體社會支配，抑或是由利用這些手段以剝削他人，剝削其它集團、其它階級的個別入，個別集團與階級來支配。

由此可知，在階級社會中，生產關係首先就是階級關係，照法律上的說法就是財產關係，也就是這一階級或那一階級對於生產手段的關係。

社會主義生產方式，乃是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一種新的結合方式。它是由於資本主義社會內生產力與生產關係間的衝突，因而發生了社會主義革命的結果。社會主義革命，既然消滅了生產手段的私有制及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因而就解決了這個衝突。代生產手段私有制而起的，乃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由於實行計劃經濟，那種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統治生產底無政府狀態遂被消滅。不自由的為剝削者作的勞動，被自由的社會主義勞動所代替。迅速增長的國民收入，則根據勞動人民的利益而實行分配。

社會主義國民經濟制度底各項根本特點，是彼此密切關聯着的。勞動階級底政治統治，有對生產工具與生產手段的社會主義公有制為其經濟基礎，而社會主義公有制的統治，又與消滅人剝削人的制度分不開的。由此便產生了實行國民經濟計劃的完全必要，因為國民經濟計劃是全社會人們勞動的有計劃的自覺合作。

社會主義生產方式的根本基礎——即社會主義的財產公有制，國民經濟的計劃性，『不勞動者不得食』，『各盡所能按勞取酬』等原則和勞動權——在斯大林憲法中，都被作為蘇聯基本法而鞏固起來了。

列寧、斯大林所創建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包括表現人們新的，社會主義生產關係的，各項新的經濟範疇。講到社會主義社會，斯大林同志寫道：

『在這裏，在生產過程中，人與人之間相互關係的特徵，乃是不受剝削的工作者們間的同志合作與社會主義互助。』（列寧主義問題俄文版五五八頁）

對於在生產手段社會公有制統治的條件下，國民經濟有計劃進行的可能性與必要性，斯大林同志會給予了詳盡的科學闡明。他於揭露在資本主義條件下不能實行國民經濟計劃的情形後，指出在社會主義社會，實行國民經濟計劃乃是客觀的必然，這是建築在社會公有制基礎上，並排除了資本主義市場盲目法則作用的社會主義經濟本性所決定的。因為社會主義國民經濟制度，按其本身性質說，是不能盲目地存在與發展的，所以國民經濟計劃乃是社會主義生產方式底經濟法則。

斯大林同志規定了蘇聯國民經濟計劃的任務。這些任務便是，第一，保證蘇聯國民經濟的獨立，而不受資本主義包圍的影響；第二，鞏固社會主義國民經濟制度的統治，消滅一切產生資本主義因素的根源；第三，不容許國民經濟的不平衡。

遠在社會主義建設初期，列寧即會強調實行嚴格計算與監督，特別是對每個社會主義生產工作者底勞動量與消費量的計算與監督之必要，強調保存貨幣，以作為直至共產主義高級階段以前的這種計算工具之必要。

根據蘇聯社會主義建設底經驗，斯大林同志指出，社會主義計劃經濟，不僅不廢棄，而且相反，還應利用資本主義經濟底這些工具，如貨幣、貿易、信貸制度等。他揭穿了那些關於在社會主義社會中，貨幣與貿易即將廢棄的『左傾』論調，而科學地闡明了開展蘇維埃貿易，鞏固我國貨幣制度，發展信貸機能，——一句話說，即充分利用價值法則的機能及與之相連的組織生產與分配底各種經濟積

桿之必要。

同時，斯大林同志於指出這些範疇的社會作用、意義、形式及內容之變化後，又詳細說明了這些範疇發展底辯證法。蘇維埃政府曾勝利地利用了這些工具以作為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鬭爭的武器。其後，隨着社會主義生產方式在所有國民經濟部門內的勝利，這些工具又成了社會主義國民經濟制度底計劃組織所必需的經濟槓桿。因此，價值法則這一範疇，便獲得了新的社會屬性，它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同一般範疇有着根本的區別。

斯大林同志關於在整個社會主義時代保存改變了形態的價值法則之指示，對於說明社會主義經濟學底重要理論問題與實際問題，均有巨大的、原則性的意義。這一指示對於這些問題給予了新的說明，它是解釋社會主義底各種特殊經濟範疇——如價格、貨幣、工資、社會主義企業的利潤、差額租息等的鑰匙。

社會主義社會生活的指導原則：『各盡所能，按勞取酬』，乃是我們理解社會主義社會中價值法則底作用與意義的出發點。斯大林同志根據列寧的指示，並總結了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指出這一原則不僅是分配的原則，而且是社會主義社會生活的指導原則。

這就是說，勞動是社會主義經濟生活的基本尺度。但由於在社會各個成員底勞動間存在着質量差別，所以只有經過把它們的勞動產品作為有價值的商品來計算與比較的方法，才可能對社會主義生產工作者底勞動實行必要的計算。因此，在社會主義國民經濟制度中，價值法則仍繼續有效，但它是在別種形態下起其作用的。

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別種形態的價值法則之基本特點，可歸結為如下四點：

第一、在商品資本主義社會中，價值法則乃是盲目的市場法則，而在社會主義社會，它則是社會主義國家在有計劃的指導國民經濟中，有意識地自覺採用的法則。

第二、在社會主義國民經濟制度下，價值法則的作用，是不會引起破壞性的後果的，而在商品資本主義生產條件下，這種後果乃是價值法則底無可避免的伴侶及其必然結果。它包括危機、失業、生產力的毀壞、殘酷競爭的生死搏鬥，及因之而來的寶貴物質的損失和巨量的非生產的耗費。

第三、在生產手段和生產工具私人佔有制統治下，價值法則必然要導向資本主義關係的產生和成長，導向小生產者的破產。而且甚至在資本主義生產者中間，也要導向大、小生產之間的鬭爭和大生產對小生產的勝利。在消滅了生產手段、生產工具私有制的社會主義社會中，當然不會發生這些後果。

第四、在資本主義社會，價值法則是經過平均利潤率而發揮其作用的。而在社會主義社會，平均利潤率則隨同資本主義的利潤範疇一起被消滅了。

斯大林同志曾詳細闡述了經濟核算的必要，認為它是在有計劃的進行國民經濟、與自覺的利用價值法則及其有關範疇之基礎上的，特殊的社會主義經營方式。斯大林同志對於那些與資本主義經營方式根本不同的社會主義經營方式與原則，均給予了詳盡的說明。如單一管理制、幹部作用、經濟與政治的相互關係等問題，都在斯大林同志底著作中找到了解答。

列寧主義教導我們說，經濟問題所以能够和政治問題分開，只是爲了便於研究。但在實際上，在



生活中，政治和經濟是分不開的，它們是共同存在、共同作用着的。因此，『誰若想在我們的實際工作中，把經濟和政治分開，以抹煞政治工作的代價去加強經濟工作，或者反之，以抹煞經濟工作的代價去加強政治工作，那他就一定要碰壁。』（斯大林語）

根據蘇聯社會主義的建設經驗，斯大林同志對『各盡所能，按勞取酬』這一社會主義指導原則，給予了更進一步的理論分析與實際說明。這種用以保證勞動者對其勞動結果發生的要的物質興趣的原則，是在與小資產階級平均主義傾向和人們意識中及經濟中資本主義殘餘所產生的成見作堅決鬥爭中鞏固起來的。斯大林同志科學地規定了按勞動數量與質量實行社會主義分配原則的方法與步驟。這一原則可以保證社會主義勞動者公私利益之正確結合，並體現於下列具體勞動報酬形式中：如工資、集體農民勞動日、獎勵制度等。

列寧和斯大林指出，社會主義創造着新的，較資本主義為高的社會勞動組織形式。列寧強調指出，以為自己的勞動代替奴役勞動之偉大更替，不可能是不經過摩擦、困難與衝突的。蘇維埃國家的作用，就是用說服方法，或強制方式與嚴峻手段，來懲罰違犯勞動紀律的人，利用範例以新的社會主義勞動態度教育羣衆。

斯大林同志還研究了社會主義社會勞動組織的各種根本問題。他詳盡地說明了社會主義社會勞動過程及其中人與人之間關係的新性質，確定了『勞動乃是社會事業』這一傑出原則，總結了產生新的勞動態度、吸引人們參加勞動的新形式與新方法，加強勞動慾望，製定和鞏固勞動紀律，制裁違犯勞動紀律的人和獎勵忠誠的工作人員等方面的豐富經驗。

社會主義的勞動組織正爲迅速提高勞動生產率創造一切條件與前提。列寧、斯大林所創建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教導我們說，勞動生產率，歸根結底是保證新社會制度勝利的，最重要和最主要的條件。每一種高級的生產方式，歸根結底，總是以更高的勞動生產率戰勝腐朽了的制度。社會主義社會的勞動生產率，是高出於資本主義勞動生產率的。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由於解放了社會生產力，首先是解放了社會底主要與基本生產力——勞動人民，因而能達到高度的勞動效率。勞動羣衆創造熱情與主動性之提高，勞動之擁有先進技術裝備，大膽地革新，社會主義競賽，示範的偉大力量，所有這些，都是勞動生產率不斷增長的條件；而勞動生產率之增長，乃是社會主義生產方式底經濟法則之一。

斯大林同志指出，我國社會主義最偉大的成就之一，就是人民獲得了勞動權利。這一成就已成爲法律而被固定於斯大林憲法中；它又因勞動統治代替了資本統治的，新的蘇維埃社會經濟秩序之勝利而得到了保證。馬克思和列寧曾嚴厲地批評了關於可能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實現勞動權的、小資產階級的空想。

在沒有失業者的常備軍，沒有周期重複着的生產過剩危機，貧困和鄉村破產便不可想像的資本主義制度下，勞動權是不可能實現的。爲要實現這一權利，必須首先推翻資產階級，奪取其一切生產手段，將它轉交給人民自己，並組織社會主義計劃經濟以代替無政府的資本主義經濟。

勞動權與同工同酬權，乃是蘇維埃民主的最大成就。在剝削社會中曾視爲奴役重担的勞動，在我國已變成光榮、名譽與英雄事業了。

列寧、斯大林在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方面的另一偉大科學發明，就是他們所創造的社會主義競賽

理論與實踐。而社會主義競賽，乃是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法則與重要動力之一。斯大林同志教導我們，社會主義競賽，就是依靠千百萬勞動人民之主動創造性，進行羣衆底有效的革命的自我批評的表現。社會主義競賽本身，就是新舊鬭爭的舞台。在這一鬭爭中，確立了進步的勞動方法，規定了先進的勞動標準，因而不僅將工業生產和農業生產推向前進，而且將與生產有關的科學工作也推向前進；刺激着科學工作者不斷前進，拋棄陳腐的教條與過時的觀點，而代以新的進步的見解；一句話，新的戰勝舊的。

斯大林同志曾指出了社會主義競賽底高級形式——斯達哈諾夫運動發生與發展的條件，指出它的實際作用與世界歷史意義，認爲這一運動對於建立共產主義高級階段，有着頭等的意義。

作爲共產黨人底社會主義建設方法的社會主義競賽，其偉大的生命力，事實上已經得到了證明。社會主義競賽既然喚起了千百萬勞動羣衆底執忱與主動性，它在保證蘇聯經濟空前高速的增長中就起着巨大的作用。它會使蘇聯工業化與農業集體化獲勝的重要條件之一，是蘇聯社會主義建設勝利及其繼續發展、繁榮的重要條件之一。

斯大林同志於粉碎了蘇維埃經濟各部門「平衡」論、社會主義建設的「自流」論，小農經濟的「穩固」論等敵對理論後，便研討了擴大社會主義再生產的問題。並進而指出了擴大社會主義再生產底各項基本法則；而這些法則，對於人民物質幸福及文化水平之不斷增長，是有着決定作用的。社會主義所創造的，生產力與生產關係間的完全相應，不僅能排除資本主義底弊病，如危機、失業等，而且還能以經常增長的國民購買力之需要，保證社會主義經濟有不斷生效的擴大其生產的刺激。因此，正如斯

大林同志所指示者，擴大社會主義再生產，是不會有那些與資本主義制度下實現產品價值問題相連的矛盾和困難的。

斯大林同志會將有計劃的再生產與分配熟練勞動力的任務全部提了出來，認為這乃是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底有決定性的任務之一。

當蘇聯人民戰勝了國際反動派所飼養的強大而危險的敵人，獲得了完全的軍事、經濟、政治和道義的勝利時，斯大林同志對於在反對希特勒德國及其同盟國的偉大衛國戰爭情況下的社會主義再生產的特點又有所闡述。斯大林同志是蘇聯國民經濟戰時改造工作的鼓舞者與組織者，是保證蘇聯勝利的協調的戰時經濟之創建者。斯大林同志指出，蘇維埃制度不僅是和平建設條件下最好的社會組織形式，而且也是戰爭條件下，組織人民底一切力量和動員國家後備資源以回擊敵人的最好的組織形式。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戰火中，蘇維埃社會制度和國家制度證明了自己的力量和生命力，並表現了自己對其他社會組織與國家組織的優越性。

斯大林同志於科學地總結了我國戰前和戰時經濟建設的經驗後，便確定了戰後蘇維埃經濟發展的重要任務。

社會主義社會建設，為我國開闢了在社會主義基礎上繼續進展的道路。蘇聯已進入了其發展的新階段，即進入完成社會主義社會的建設，並逐漸由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階段。

在這種情況下，斯大林同志肯定地提出並解決了在資本主義包圍下，在我國建設共產主義底高級階段的可能性問題。從而便將列寧關於社會主義在一國勝利的學說，提到了新的更高的階段。他指

出，社會主義勝利後的國家，具有一切必要的條件與可能，以逐漸由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在聯共黨（布）第十八次代表大會報告中，斯大林同志提供了一個爲在我國建設共產主義創造經濟、政治前提的科學綱領。

要建設共產主義，必須大大提高生產力，以保證生產出豐富產品。爲達到這一目的，首先須解決蘇聯底基本經濟任務，即是要在經濟上，也就是按人口計算工業生產上趕上並超過最發展的資本主義國家。解決蘇聯底這一基本經濟任務，和解決勞動人民底共產主義教育及提高工人階級文化、技術水平的任務，同樣是爲共產主義底高級階段創造另一些重要前提的關鍵；這些前提就是：消滅城鄉間的對立，消滅智力勞動與體力勞動間的對立，全面發展自覺的、社會主義的勞動態度，把勞動看作是一切有勞動能力的社會成員底頭等社會義務。

遠在一九三〇年，在十六次黨代大會報告中，斯大林同志對於那些以共產主義社會，國家行將滅亡爲藉口，而反對蘇維埃國家的敵人，曾給予了堅決的回擊。他說道：

『我們是主張消滅國家的。但同時我們又主張加強無產階級專政，認爲它是迄今一切國家政權中最强有力的政權。高度地發展國家政權以便準備消滅國家政權的條件，這就是馬克思主義的公式。這豈不是「矛盾」嗎？是的，是矛盾的。但這種矛盾是現實的，它完全合乎馬克思的辯證法。』（見列寧主義問題俄文版第十版）

斯大林同志底這一指示，不僅對於理解蘇維埃國家在逐漸過渡到共產主義時期的作用，而且對於理解在這一時期內所發生的其他一切重要問題，均有重要原則意義。斯大林同志底這一指示，發展了

向共產主義發展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辯證法。

在十八次黨代表大會上，關於在共產主義社會中國家作用的問題，斯大林同志又給予了新的提法。根據蘇維埃政權多年的實際經驗，斯大林同志指出，不能把關於在共產主義社會中國家自行消滅的一般公式，推及於在資本主義包圍條件下進行共產主義建設的具體情況。對於在共產主義時期，我國是否仍舊保存國家的問題，斯大林同志給了如下的答覆：

『是的，會保存的，假如那時資本主義包圍尚未消滅，而外來的武裝侵犯危險尚未剷除的話。同時很明顯的，我們國家底形式，又會隨着國內和國外環境的變化而變更。

不，不會保存而會消亡下去，假如那時資本主義包圍已經消滅，而被社會主義包圍所代替了的話。』（列寧主義問題）

關於共產主義社會中國家問題的這種解釋，豐富了馬列主義的整個理論，特別是豐富了馬克思列寧關於共產主義的學說。

蘇維埃國家在其存在的三十年來，在建立新的社會關係，即在擺脫了剝削的人們實行同志般的合作與社會主義互助的基礎上建立新的社會關係方面，完成了極其巨大的工作。在創造新的更高級的文化——即以勞動爲主宰的社會主義世界文化——方面，也作了巨大的工作。

社會主義制度改變了蘇聯人底精神狀態。莫洛托夫同志說：『應當承認，蘇聯人，蘇維埃愛國主義者們底新的精神狀態和思想的發展，乃是我國革命最重要的成績。』（莫洛托夫語——見一九四七、十月七日真理報）十月革命的這一偉大成績與社會主義在我國的勝利，都是具有世界歷史意義

的。深刻的、生氣蓬勃的蘇維埃愛國主義，保證我們在偉大的衛國戰爭中戰勝了敵人。而在目前，蘇維埃愛國主義底高漲，則是我們向共產主義大道勝利推進的保證。但是不能忘記，資本主義殘餘還極端頑強。全面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乃是『我國發展的真正動力』（日丹諾夫語）；乃是消滅過去遺毒的可靠手段。對人民進行共產主義教育，是勝利建設共產主義底重要條件之一。

在這裏粘整個社會生活的宏大建設中，蘇聯人民是以最先進的科學理論——即不朽的馬、恩、列、斯理論為指導的。這一理論，特別是作為其重要組成部份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早已成為整個先進人類的寶貴財產了。

還在蘇維埃政權初期，當我國結束了反對干涉者的鬭爭，而轉向和平建設軌道時，列寧即強調指出，我國經濟建設對於全世界被壓迫羣衆及勞動人民解放鬭爭的世界歷史意義。在蘇聯建設社會主義的最近各時期中，斯大林同志在許多著作中，如『十月革命的國際性質』，『第一個五年計劃的總結』，『關於蘇聯憲法草案的報告』，『在第十八次黨代大會上的報告』等，都會具體論及這一問題。

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在其研究社會主義社會發展規律時，是不能不考慮到兩個制度——社會主義制度和資本主義制度——並存的事實和資本主義包圍我國的事實的。

現在，存在着兩個陣營：即以蘇聯為首的民主陣營和以美國為首的反民主的帝國主義陣營。在兩大陣營鬭爭中，社會主義力量 and 民主主義力量將日趨鞏固，而資本主義制度則將日趨崩潰。與新戰爭底煽動者對敵的勢力，是以蘇聯及各民主主義國家為首的強大民主陣綫。事件正循着馬列主義理論所預見的道路發展。由於內部衝突而分崩離析的資本主義經濟制度，正在走向滅亡。第二次世界大戰的

結果，使人類更接近社會主義了。『我們生活在這樣的時代，生活在一切道路都走向共產主義時代。』  
 （莫洛托夫語）

由於我國在蘇維埃政權建立三十年以來，在各方面獲得勝利的結果，蘇聯人民現正領導着整個進步人類。爲我國實際生活所創造而田列寧、斯大林作了科學總結的那些經濟建設方法，已被鞏固地納入勞動羣衆爲爭取真正民主、反對資本主義奴役而鬪爭的武庫。

最可注意的是，蘇聯社會主義的建設經驗，正大大地幫助着各新民主主義國家創建新社會關係；這些國家正以本國特有的而且多半是獨創的方法，踏上了劃時代的社會主義大道。

當然，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敵人正在造謠，說什麼新民主主義國家是蘇聯底衛星國，說什麼它們是遵照蘇聯指令行事的等等。爲要嫁罪於人，爲要轉移視線，以便美帝國主義及其他帝國主義統治世界其他國家。在政治上、經濟上奴役其他國家。這些謠言攻擊是帝國主義者及其從僕們所需要的。毫無疑問，業已走上新民主主義道路的果歐和東南歐各國人民，是曾從我國經濟建設經驗中得到極大幫助的。

雖然在波蘭、南斯拉夫、保加利亞、捷克諸國所進行的勞動競賽，與我國斯達哈諾夫運動有着很大的實質差別，但我國斯達哈諾夫運動者的範例在鼓舞着那些現正埋頭創造本國獨立發展基礎的保、南工人，則是毫無疑問的。

保加利亞所創造的農業勞動合作社，絕非我國集體農莊。這只須提及在新民主主義各國並未廢除土地私有制一事（雖然它們曾頒佈禁止土地買賣法令）即可說明。可是，在許多方面，蘇聯集體農莊



農民們的經驗，已爲進入新民主主義軌道的各國農民指示了道路，則是不言而喻的。

在羅馬尼亞所創建的機器拖拉機庫，絕不是我國機器拖拉機站的副本，因爲羅馬尼亞沒有與此相適應的前提，沒有實行土地國有化，沒有集體農莊，而仍保存着個體農民經濟。但是羅馬尼亞民主政權，現正利用我國經濟建設中產生的組織形式，以作爲鼓勵農民走向進步的經營方法之槓桿，則是很顯然的。

由此可見，被科學地總結在列寧、斯大林著作中的我國建設經驗，正幫助所有走上新民主主義道路並向社會主義前進的各國建立新的社會制度。

在蘇維埃社會發展的現階段，在完成社會主義建設並逐漸由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條件下，蘇維埃人民正在受過戰鬪考驗的列寧、斯大林旗幟下，在偉大的斯大林領導下，由這一勝利走向另一勝利。

(施濱譯)



論列斯創造的  
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

---

1949. 4. 初版 長. 1—10,000.

基本定價： 120 元